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愚菴小集卷十二

詳校官庶吉士

臣汪彥博

助教

臣常循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

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

臣田尹衡

謄錄監生

臣張鈞

欽定四庫全書

愚菴小集卷十二

吳江朱鶴齡撰

辨

卽鄘衛三國辨

鄭氏詩譜云武王封紂子武庚為殷後乃三分其國置
三監使管叔蔡叔霍叔尹而教之自紂城而北謂之邶
南謂之鄘東謂之衛三監導武庚叛成王討之更于此

建諸侯以殷遺民封康叔于衛使為之長子孫稍并彼
二國混而名之按邶鄘始封不詳以事理揆之二國蓋
不與衛同封也武王既克殷其封武庚必以大國又慮
武庚不靖乃使三叔為之監監者監而治之蓋以殷之
畿內漸紂化日久未可建國且使三人為之監領如王
制使大夫監于方伯之國國三人之類非所封也封國
則管蔡霍是已管即今管城蔡即今上蔡霍即今霍邑
皆不在殷舊都之內蔡仲改行率德周公復邦之蔡此

可証三叔各有所封邶鄘衛非其國明矣漢志云邶以封紂子武庚鄘管叔尹之衛蔡叔尹之以監殷民謂之

三監

按三叔監殷不知何以獨遺霍叔帝王世紀云管叔監衛蔡叔監鄘霍叔監邶其說與此不同鄭

氏云成王以殷遺民封康叔于衛二說皆非其實也鄭氏之誤蓋因于康誥書序考康誥酒誥梓材三篇皆武王所命則武王時康叔已封衛矣康誥稱康叔曰孟侯時已為諸侯之長矣衛既以封康叔而又使蔡叔尹之則將置康叔于何地耶梓材曰王啓監厥亂為民康叔

封地參錯于三監之間故當時亦謂之監若邶鄘之地

即武庚國都三監所莅無庸更以封他諸侯也周書作

維篇云武王克紂建管叔于東

衛在殷東北與世紀管叔監衛語合豈未封康

叔以前事耶

建蔡叔霍叔于殷俾監殷臣注云邶邶鄘為殷

此亦一証也揆之事理當時天下初定殷民反側未安

苟非同氣懿親必不授之以監撫之任而史記載武王

同母兄弟十人各有封土並無及邶鄘者此以知邶鄘

之為武庚國都無疑也迨乎武王既崩三叔挾武庚叛

周公東征定之殷之頑民悉遷于洛邑其未遷者乃就其地封建諸侯分為邶鄘二國不知更歷幾世而併于衛焉漢志云周公誅三監盡以其地益封康叔故邶鄘衛三國同風亦非其實也鄭氏謂三國並建不從漢志云云益以益封邶鄘則全得殷畿國大非制然鄭氏知益封非制而不知封康叔不在成王時此詩譜之所以失也史傳失紀邶鄘本末無從考証漢儒率以意為之說近人為偽子貢詩傳者乃云管叔封邶霍叔封鄘并

康叔封衛為三監邶風雄雉諸詩刺管叔也鄘風芄蘭刺霍叔也疑誤後學不小故特著之

考史記康叔在武王時繼蘇忿生為司寇意其雖封于衛而嘗入為王官故康誥有外事及外庶子等語蓋衛對王朝為外也三監叛時康叔不與其亂成王嘉之必有加地進律之典後人遂以為成王封康叔又以為益封邶鄘其誤皆由此耳

周頌大武分章辨

詩序武奏大武也左傳武王克商作武其卒章曰耆定

爾功其三曰

脊為第
三篇

鋪時繹思我祖維求定其六曰

恒為

第六 綏萬邦屢豐年篇次與今不同疑未正樂以前如

是耳自傳詩者以武為大武之首章桓為大武之六章
賚為大武之三章華谷嚴氏因其說謂酌與般亦大武
篇內之一章以愚考之其說誤也周頌告神其辭簡嚴
故篇止一章無有疊章者左傳既以耆定爾功為大武
之卒章即不得以武為大武之首章而下之其三其六
斷皆以篇言而非以章言矣

杜預注
本如此

傳之意蓋謂武為

武王之樂桓與賚亦皆武王之樂故以其三其六數之

雖當時篇次已不可詳考然桓賚四篇必無屬武樂分章之理今即以左傳証之隨武子引泂曰於鏐王師遵養時晦又引武曰無競維烈以酌與武對舉則酌非大武篇中之一章而其餘可知已况頌各一章章各一義武頌功酌頌成桓頌志賚頌封賞般頌巡行皆為武王作也如酌桓以下不過武樂內之一章而已則作詩者何必各立篇名以繫之耶後之偽作申公詩說者遂以武為大武之首章賚為二章時邁為三章般為四章酌

為五章桓為六章巧合武樂六成之數此又以說詩為舞文實誤解左傳啟之也不可辨

禹貢三江辨

三江之說不一班固漢書以一從吳縣南東入海為南江一從蕪湖西東至陽羨東入海為中江一從毘陵北東入海為北江郭璞爾雅注以為岷江浙江松江韋昭

國語注以為松江浙江浦陽江

水經浦陽一名潘水在會稽界考一統志浦陽

在金華浦江縣界史記正義曰韋注非也錢塘浦陽其源俱不通太湖

庾仲初吳都賦注

張守節史記正義顧夷吳地記皆以為松江東江婁江
蘇氏書傳即據禹貢以岷山之江為中江嶠冢之漢為
北江自豫章入彭蠡而東為南江其說似可信乃蔡氏
書傳及黃東發金吉甫諸家皆主吳都賦注蓋以此三江
連派震澤吞吐百川吳越諸水皆從此洩又周禮荊州
川曰江漢揚州川曰三江可証揚州自有所謂三江而
非即江漢況南江未見經文必增此以合三江之說亦
所未安也金吉甫謂彭蠡既為三江之一則上文已出

彭蠡不應又出三江且經文二既字對舉皆本效之詞
彭蠡既豬矣則陽鳥攸居三江既入矣則震澤底定是
三江乃震澤下流之三江耳然經云既入者入于海也
必入海之道有三然後可以當三江之目吳都賦注曰
今太湖東注為松江下七十里分流東北入海為婁江
東南入海為東江史記正義曰三江在蘇州東南三十
里名三江口一江西南上七十里至太湖曰松江古笠
澤江一江東南上七十里至白蜺江曰上江亦曰東江

一江東北下三百餘里入海曰下江亦曰婁江其分處
號三江口據吳都賦注則婁江東江入海據史記注則
惟婁江入海似三江口既分婁東二江復合為一江而
入海者考朱長文吳郡續圖經今松江大黃浦入海者
古東江太倉劉河入海者古婁江

陳繼儒曰婁江作劉蓋土音也

二江

皆松江支流入海之道未見有三也近世歸太僕

有引

國語吳之與越三江環之謂當從郭璞岷江浙江松江
然吳越春秋云范蠡去越乘舟出三江之口入五湖之

中則三江自在吳地貨殖傳吳有三江五湖之利是也
所云三江環之者本言三江控帶吳越之境包舉之詞
非可深泥自桑欽許慎輩誤云江水至山陰合浙江故
郭璞以浙江為三江之一酈道元已經辨正豈足據乎
愚按三江既入與震澤底定連書則此三江者必與岷
江震澤相為吐納今大江東過江陰許浦入海班固所
云北江也永陽江在溧陽西北下流入宜興界注太湖
入海班固所云中江也吳淞江分東婁二江入海班固

所云南江也水經江水自石城東出過毘陵縣北為北

江其南江東北為長瀆歷河口

鄴注即太湖

東則松江出焉

江水奇分謂之三江口

即松東妻三江

又云中江在丹陽蕪湖

縣南東至陽羨縣入海所分三江與班志正同王荊公

謂一江自義興一江自毘陵一江自吳縣亦取班固說

吾謂禹貢職方之三江必指此無疑矣古時五堰未築

江水挾金陵宣歙諸水南東注于太湖北江中江為太

湖上流南江為太湖下流上下流皆入海故係之以底

定學者特疑中江北江之名與導水之文相亂故多主
松東婁為言不知此以講求水利可耳以之說經豈有
當乎三江錯書于彭蠡震澤之間氣勢苞絡必為廣遠
而僅僅以震澤下流當之此泥傳注而不求博通之失
也

田髡淵曰以古跡解古經的
不可易今人能信此者鮮矣

震澤太湖辨

禹貢震澤底定孔氏傳震澤吳南太湖名孔穎達正義

因之云餘州浸藪皆異惟揚州浸藪同處論其水謂之浸指其澤謂之藪周禮職方氏揚州澤藪曰具區浸曰五湖鄭氏注具區五湖在吳南爾雅十藪吳越之間有具區郭璞亦因仍舊說以余詳考具區為禹貢震澤班固地志得之古文無可疑孔氏鄭氏所云在吳南者是也但以為即五湖則其說不然按風俗通云水草交厝曰澤又云藪厚也有草木魚鼈厚養人也周禮凡言藪者皆人可資之以為利故曰藪以富得民而浸則但為

水之淵渟而已如穎達所云則一水而故殊其名于義
何取乎諸州皆有澤藪不應揚州水國反獨無之而與
浸同處况孔鄭所云吳南者謂吳縣治之南也吳縣治
之南為今吳江至嘉興一帶禹時具區當于其地求之
若五湖乃今太湖自環吳郡之西北豈可合之為一哉
石林葉氏得夢曰今平望八斤震澤之間水瀾漫而極淺
與太湖相接而非太湖惟淺而瀾漫故積潦暴至無以
洩之則溢而害田所以謂之震然蒲魚菱芡之利人所

資者甚廣亦可堤而為田與太湖異所以謂之澤藪他
州之澤無水暴至之患則一名而已具區與三江通塞
為利害故二名以別之禹貢方以既定為義是以言震
澤而不言具區也斯言也可以釋孔鄭之惑而折其角
矣然則禹貢之不及五湖何歟曰懷襄未平三吳一壑
湖水西來汎溢則澤水奔騰震蕩陂障難施且下奪松
江入海之路經書震澤底定而五湖之治從可知矣况
松江為太湖下流上云三江既入則上流之治自見不

必復出五湖此固史臣書法也然則震澤何源曰山海經云浮玉之山北望具區苕水出乎其陰後人既以具區為太湖遂謂湖水發源天目然古時大江之水直注太湖其西北上源有宣歙金陵諸水由荆溪百瀆以入焉其西南則納苕霅七十二溪之水具區之源當亦來自苕水而淺而易溢與太湖相為盈縮所以其害甚大自底定之後澤水可陂沮洳十百里民仰其利故爾雅謂之藪職方謂之澤藪而五湖則別之曰浸迨乎日久

填淤生殖日繁漸成沃壤漢以後諸儒求其地而不得
遂合五湖而一之潁達又曲為之說豈知三代以前固
有澤浸之不同也哉吾意今吳越之交凡濱湖而沃衍
者皆古震澤地特世代荒遠川隰更移其故蹟不可詳
耳抑非獨此也爾雅周禮所載澤藪如冀州之陽紆弁
州之昭餘祁幽州之獫狁兗州之大野荊州之雲夢青
州之望諸晉之大陸鄭之圃田周之焦穫今皆變為原
隰不能定其所在蓋川浸通流終古不改藪澤稀水最

易澱淤歷數千年而湮沒不可考無足怪者奚獨于具區而不然耶然則揚州藪浸之非一處章章矣近吾友王子寅旭有論亦持葉氏之說而其義未盡余故詳著之

嶠冢漢源辨

禹貢嶠冢導漾東流為漢解者多糾結于水經地志諸書迄無歸一之論班固地理志云隴西郡西縣嶠冢山西漢水所出桑欽水經云漾水出隴西氐道縣嶠冢山

沔水出武都沮縣狼谷中東西流往常璩華陽國志云
漢水東源出武都漾山為漾水西源出隴西嶓冢山逕
葭萌入漢所謂西漢者逕階沔利劔東南至渝州入江
所謂東漢者逕梁洋房均襄郢東南至漢陽入江酈道
元云東西兩川俱出嶓冢而同為漢水其說與班桑微
異杜佑通典云秦州上邽縣嶓冢山西漢所出逕嘉陵
曰嘉陵江逕閬中曰閬江漢中金牛縣嶓冢山禹導漾
水至此為漢水亦曰沔水其說與桑酈又微異宋文叔

黃氏度書說始正之曰漢有漾沔之名皆東漢水也地

理志西漢出西縣嶓冢山南入廣漢白水蓋潛漢也經
不言其所出自古以為東西兩漢俱出嶓冢則或然矣
而西漢固無漾沔之名漢志漾水出隴西氐道至武都
為漢武都漢水受氐道水名沔是則漾沔俱為東漢也
獨氐道武都川渠阻隔武都受漾別無可據而桑欽遂
徙氐道漾水為西漢之源由是紛錯酈道元委曲遷就
通之以潛伏之流証之以難驗之論更覺齟齬故當盡

廢諸說一以經文為斷也先朝苑洛韓氏

奇邦

又正之曰

鞏昌嶠冢是漢源漢中無嶠冢沔水出金牛山

在沔縣西人

誤為漢水遂以金牛為嶠冢耳愚按自古稱漢有東西

二源禹貢漾流為漢此東源也但班志以西漢水出隴

西嶠冢于武都東漢止言受隴西氐道漾水而不著其

所出之山則是東漢之源與西漢同出氐道明矣漢中

嶠冢杜佑以前未聞常璩亦止言武都漾山不明言嶠

冢也韓苑洛漢中無嶠冢之說正足與班固相發明

韓闕

中人其言可信孔安國曰漢上曰沔漢上者漢水之上流也嶠

冢漾水出沔陽

今沔縣

為沔水經南鄭為漢水謂沔水即

漢水不可謂沔水非漢水亦不可也氐道武都川渠阻
隅誠如黃氏所疑然漢水多伏流故別曰潛漢漾之為
名特泉始出耳東行武都其流始大今漢中沔縣即漢
武都地也其曰受漾者正謂氐道至武都自源徂流水
脉相接而豈必有川渠之可求哉蓋大禹導漢與導江
不同江水導其流故岷山直曰導江漢水導其源故嶠

冢不曰導漢若嶠冢近在沔陽則漢水已津流浩瀚不應有漾水之目矣桑欽誤分漾水為西漢沔水為東漢遂滋後人之惑今之撰通志一統志及雍大記諸書者類皆沿襲舊說此不可以不急正也至于潛漢非即西漢諸家亦從無辨明尚書正義引爾雅注云有水從漢中沔陽縣南流至梓潼漢壽入大穴中通罍山下西南潛出舊俗云即禹貢潛水也史記正義云潛水源出利州綿谷縣東龍門山大石穴下庾仲雍以墊江

晉縣

有別

江出晉壽縣此即潛水余按今保寧府廣元縣漢廣漢地也蜀漢曰漢壽晉改晉壽隋改綿谷石穴水當是經綿谷出宕渠

今渠縣

杜少陵詩綿谷元通漢此一証也鄭

康成云漢別為潛其穴本小禹自廣漢疏通即為西漢蓋即指綿谷水耳然此水既從沔陽南流則是東漢枝派與西漢水迥不相蒙地理志云潛水出巴郡宕渠符特山西南入江不云潛即西漢康成始合之為一酈道元孔穎達輩因之疑康成說不足信及考水經注西漢

水自蟠冢而下即西南流過祁山入嘉陵道為嘉陵水
又東南流經宕渠合宕渠水乃知西漢水入潛故世遂
以潛即西漢耳若必如注疏解求所為出漢入漢者為
潛則今之宕渠水與西漢水皆至合州入大江何嘗與
沔漢相為沿注哉梁州貢道浮于潛逾于沔因潛水伏
流故阻漾枝津酈道元所謂漢水枝分斜出其說當不
妄而黃氏并此非之過矣鄭端簡又云梁州三十六江
皆是潛水此又非定論謹識之以俟博聞

荅文曰曰漢曰漾曰沔皆音相近而訛此文出始有歸一之論

春王正月辨

漢人說經多為宋儒掊擊然實事求是漢人近古聞見猶真學者不之考求而率為支離牽綴之談則過信宋儒之失也春秋聚訟莫甚于春王正月之一言謂周人時月俱改者孔安國鄭康成也

朱文公孟子注主此說

謂改月不

改時者胡康侯也謂時月俱不改者蔡仲默也元人陳定宇張敷言史伯璿吳淵穎等皆祖述漢人自胡傳頒

學宮故夏時冠周月之說牢不可破余謂春秋本魯史
記事之書說春秋者即據春秋事為衡斷可已經文僖
五年春王正月辛亥朔日南至昭十二年春王二月己
丑日南至杜預注當在周正月失閏也使非改時與月
冬至何以不書于十一月乎昭十七年夏六月甲戌朔
日有食之太史曰日過分而未至三辰有災于是乎伐
鼓用幣此月朔當夏四月是謂孟夏僖五年八月甲子
晉侯圍上陽卜偃云丙之晨龍尾伏辰鶉之賁賁天策

煇煇火中成軍號公其奔其九月十月之交乎丙子旦
日在尾月在策鶉火中必是時也冬十二月丙子朔晉
滅虢哀十二年冬十二月螽仲尼曰火伏而後蟄者畢
今火猶西流司歷過也杜預注火伏在十月今西流是
九月夫日食在四月而書六月滅虢在十月而書十二
月螽在九月而書十二月此非時月俱改之明驗乎桓
十年冬十月雨雪十四年春正月無冰成元年二月無
冰定元年十月隕霜殺菽如以夏正言之則十月雪霜

與孟春仲春無冰何足為異此非時月俱改之明驗乎
昭十七年星孛大辰梓慎曰火出于夏為三月于商為
四月于周為五月夏數得天若火作在宋衛陳鄭乎以
此証時月之改最為顯白胡氏乃云改月不改時夫子
特以夏時冠之夫謂不改時則是魯史本書元年冬正
月也四時無首令何以成正朔且夫子生為周人而擅
更周制何以寒亂臣賊子之膽此其說之尤妄者也若
曰冬不可為春十一月不可為正月則先儒于此有說

矣黃鐘初九律之首陽之變也林鐘初六呂之首陰之變也子者一陽之生于卦為復至午而陽極焉午者一陰之生于卦為姤至子而陰極焉子為星紀之次五星起其初日月起其中夫律歷皆以子為首則何不可以首月令乎三正迭建時無失次夏正用木之著者也殷周二正用木之微者也皆陽位也特孟陬之月尤切民事故夫子曰行夏之時而豈謂子丑之必不可為正哉秦人改建亥月蓋自以水德代周且五行木生于亥故

用之雖事不師古然改時與月必循三代之舊本紀元年冬十月顏師古謂是太初正歷以來史臣追書蔡氏顧引之以為不改時月之証其亦疎矣或曰尚書者春秋以前之史也伊訓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泰誓惟十有三年春大會于孟津其時月俱不改蔡傳辨之甚悉子今而反之何也余曰舉此二端時月之改尤章章也大商人建丑十有二月夏正之十一月也下云伊尹祠于先王奉嗣王祗見厥祖先王自契至玄冥以下厥祖

湯也商人宗廟之禮不可詳考祭法云殷人禘饗而郊
冥祖契而宗湯豈非其月至日伊尹攝行郊祀配天之
禮因而陳訓太甲乎班固以三統厯推之湯伐桀之歲
在大火房五度故左傳曰大火閼伯之虛實惟商人後
十三年十二月乙丑朔旦冬至其日伊尹祀先王于方
明以配上帝此其証也十有三年之春即春王正月之
春謂十一月也何以明之武成惟一月壬辰旁死魄越
翼日癸巳王朝步自周于征伐商戊午師渡孟津癸亥

陳于商郊牧野一月孔氏以為建子月是也師渡孟津
即大會于孟津也癸巳至戊午凡二十六日皆在一月
癸亥則十二月之四日也左氏外傳引伶州鳩言武王
克商歲在鶉火日在析木月在天駟辰在斗柄星在天
龜班固以三統厯推之師方發為殷十一月戊子日日
在析木箕七度其夕月在房五度房天駟也後三日得
周正月辛卯朔合辰在斗前一度斗柄也明日壬辰晨
星始見癸巳武王始發戊午渡孟津明日己未冬至晨

星與婺女伏厯建星牽牛至于婺女天黿之首至庚申
二月朔日也癸亥陳牧野甲子昧爽合戰與書傳無一
不符者此又其証也班史學有師承左氏與聞筆削必
非鑿空勅說今不之信而羣奉蔡氏之臆解為金科不
已僣乎商周之書明証如此獨何疑于春秋乎或曰子
之說春秋可矣抑考之他經何多牴牾也豳風七月流
火九月滌場等語皆用夏正小雅春日遲遲卉木萋萋
秋日淒淒百卉具腓與四月維夏六月徂暑時月無改

也周禮山虞仲冬斬陽木仲夏斬陰木與馮相氏之冬
夏致日為冬至夏至春秋致月為春分秋分時月亦無
改也論語莫春者春服既成浴乎沂風乎舞雩明是夏
正之辰月此類難更僕數子何以解焉余曰詩禮所云
皆錯舉民風歲令而非史官記載之書也古者天子受
命凡改元頒歷朝覲會同諸大政皆以正朔行之至于
分至啟閉民事早晚之所關如所云火見而致用水昏
正而裁日至而畢者未嘗不遵夏小正之書東萊呂氏

謂三正通于民俗斯言當矣蓋史官紀時事則從周正
月令紀歲功則從夏正從周正者多出於朝廷政令之
施設從夏正者多出於民間士女之話言二者並行不
悖詩書三禮約畧同揆又何疑於春秋乎夫春秋本魯
史舊文夫子因而筆削之繫王于正月之上則出夫子
特筆若曰凡我之所為賞人罰人予人奪人者特奉行
天子之事云爾若如蔡氏之說則周之建子實與建寅
無異如胡氏之說則夫子以陪臣而攔然王制自為不

避之誅無乃身自冒之乎陽明先生有論足破胡氏膏
肅獨謂商不改月秦不改時周則時月俱改援証猶有
未覈余故博考而衡斷之使世之學者知漢儒說經不
可偏廢也

陳確菴曰只左傳火出于夏為三月于商為四月于
周為五月此便是商周時月俱改的証何必他求

茗文曰證據確鑿使
康侯仲默見而服膺

甫草曰縱橫貫穿可
與劉原父輩抗行

春秋譏世卿辨

三傳之文往往互有得失當以理揆斷之如隱元年惠公仲子之賵穀梁是而左氏非吾友顧子亭林已詳辨之矣至三年左氏書君氏卒以為聲子也不書姓為公故此尤謬也春秋十二公無有國母不書姓者惟僖元年書夫人氏之喪至自齊此蓋哀姜通乎共仲與弑二君桓公召而殺之絕之于齊故春秋亦不書姜尊伯令也若聲子則固惠公之繼室也無故而沒其姓有此書法乎隱公即自居于攝然已儼然立于臣民之上矣絀

所生之母之姓以伸其弟之母之尊亦豈公之所安乎
必若此曷若不書之為愈乎蓋君與尹相近乃史文之
訛若非公穀作尹則此疑萬古不白矣然公羊以書尹
氏卒為譏世卿則又不然古者天子公卿不下交諸侯
故其死亦不赴告春秋惟劉卷王子虎以嘗同會盟來
赴此書尹氏卒吳臨川謂平王崩為諸侯之主而來赴
者或疑赴當書名此何以不名蓋如隱七年滕侯卒之
例未同盟則不赴以名左氏所謂禮經者也書之實非

譏也考周家用人不離世族故棄賢者之類絕功臣之
世則裳裳者華刺詩興焉厲王之難周召共和周公召
公皆世卿也敬王之立單劉翼戴單子劉子亦世卿也
功臣之後即有非類亦在選擇而用之此書尹氏本吉
甫之後其以告喪而交魯未見必非忠賢安得以幽王
朝家父所刺者而追譏之又安得以敬王時之立子朝
奔楚者而預譏之哉若論侯國則大國三卿次國二卿
小國一卿皆命于天子若殄其世是無王也齊桓公之

時國子高子為正卿管敬仲柄任雖專亦止下卿不敢居王官之上也其五禁云士無世官取士必得蓋即外傳所謂始于州長之推繼于官長之選者止言士而不及卿大夫此可證世卿在當時不可輕廢矣胡康侯張元德不從左傳君氏深為得之但承用公羊譏世卿之說愚竊以為未允

季札不書公子辨

季札止一見于經襄二十九年聘魯而不書公子杜氏

以為其禮未同于中國止齋陳氏以為書札者同于楚
椒秦術皆非命大夫也常山劉質夫則云辭國而生亂
札實為之春秋因其來聘去公子以示貶胡康侯張元
德皆主其說愚考壽夢子四人長諸樊次餘祭次夷昧
札其季子也壽夢賢札欲立之札不可諸樊請兄弟迭
為君而致國乎季子諸樊卒餘祭立餘祭卒夷昧立迨
夷昧卒國宜之季子季子復不受于是立王僚僚者夷
昧子也諸樊之子光曰我王嗣也僚安得為君乃使專

設諸刺僚殺之計光之殺僚去札之聘魯凡三十年仲尼安得以三十年後之事而預致其貶哉况讓國大美也太史公以泰伯首世家伯夷首列傳惟進讓而惡爭也曹之子臧其子孫猶見重于春秋札固自云願附子臧之節者也來聘一書本史策常體非讓吳大節所繫若舉其大節春秋必深嘉而亟許之豈反以之為貶哉康侯謂泰伯採藥而不返季歷嗣位而不辭責季子何不為季歷嗚呼達節而不守乃聖人之能事仲尼以平

恕宅心奈何輕以之責札哉公羊又謂夷昧死則國宜之季子季子使而逃焉夫札既辭位則終身為吳臣前之使魯也受命于餘祭後之使晉也受命于王僚安得辭之考左氏昭二十七年春札聘晉夏四月公子光殺僚是聘晉之時光篡弑之謀尚未露也安能逆料之而不出哉近世邵國賢乃譏札之託使以逃僚為非義此又惑于公羊之說而未審其情實者也然則札無可議乎曰札之讓美矣惜乎于讓之義有未盡也夫行之高

世者不當居其名事之行權者尤在晦其跡泰伯仲雍之讓必逃之荊蠻伯夷叔齊之讓必逃之西山北海以爲不若是則志不可得而成也即春秋時子臧之辭曹也諸侯欲見之于王子臧逃奔宋以自絕當壽夢未沒父兄皆欲致國乎季子札于此時即當逃吳而去之苟一日立于吳廷國人必持以次傳位之議餘祭夷昧所以不當立而立也即不然于夷昧之嗣當請立光爲世子不從則力爭之曰光爲冢適國固光之國也光不立

必有覬王位者是父子兄弟間相傾相效無已時也嗣
定而後退耕于野如此則王僚不得立吳可免于篡弑
之禍矣今也負讓國之美名而其跡不能自遠一則奉
使再則奉使偃然就封延陵既無以絕吳人之望又無
以杜窺伺之心一旦逆謀猝發而札亦莫可如何夫然
後去之延陵終身不入吳國嗚呼晚矣大抵札智人也
智以全身必疎于謀國智以觀物必務于立名知附子
臧而不知子臧逃宋之義此所以不免于賢者之責歟

如徒以辭國生亂故不書公子以貶之則紛紛攘位竊國者反得援之以藉口而春秋書法竟為深文鑿說之祖矣

孔子用魯年月辨

孔子用魯左傳載之不詳惟定公十年書相夾谷卻萊兵十二年書命申句須樂頎伐費人史記孔子世家以墮三都為十三年事由大司寇與聞國政及季桓子受女樂去齊為十四年事考之春秋十三年夏書築蛇淵

周書大蒐于比蒲十四年秋復書大蒐于比蒲夫築蛇
淵志逸遊也大蒐志僭天子禮且明三卿專兵也其時
設孔子得聞國政必無是事魯世家則以墮三都去魯
皆序于十二年

年表亦以受齊女樂書十二年

愚謂魯世家是而孔子

世家非也何以言之孔子欲得志于魯必先用三家用
三家必先用季氏夫季氏雖專可以禮服也臣無藏甲
大夫無百雉之城孔子既昌言之于朝而桓子以陽虎
侯犯之叛深患費邠強固墮都之舉雖仲由主之亦季

氏意也及公山不狃叔孫輒帥費人襲魯孔子命申句
須樂頎伐而敗之既順季孫之欲又張公室之威桓子
蓋陰為孔子用而不覺是舉也聲勢震動義服鄰國齊
人懼而惡之犁鉏之計得行遂以女樂文馬來饋三日
不朝桓子之意荒矣能無行乎經于是年夏書墮郕墮
費十二月書公圍成蓋桓子耽于淫樂志不在疆場之
事而一時阿附三家者如公斂處父之徒且以為無成
非孟氏利無成非孟氏利則無郕無費亦豈叔季氏利

哉桓子惑于其說必于孔子之所為深疑且畏所以圍成之役三卿不行而使公行明知公之必不足以墮成也不然使孔子用魯桓子信任不衰則成乃蕞爾邑何忌又學于孔子者仲由專其謀申句須樂頎奮其力克之乎何有乃至頓兵而不下哉公羊傳云孔子行乎季孫三月不違蓋自攝相至去魯不能浹歲圍成之時孔子已微罪行矣余丙仲云魯郊在十月孔子以郊祭膳俎不致而行是行時正值有事于郊之日公之圍成不

克自在十二月不相及也此可與吾說相證明胡文定
乃言圍成之時孔子雖用事未能專得魯政也越明年
始由大司寇攝相事豈非承史記疎謬而強為之說哉
又按定公十年孔子忽用于魯論語左傳皆不言其故
獨孟子云于季桓子見行可之仕蓋定公初年意如卒
陽虎專政五年囚桓子八年又將殺之僅而獲免是時
季氏不振甚矣必與國人謀為靖亂之道而孔子年已
五十餘弟子多來自列國桓子心服其賢乃舉而歷試

之已而政聲四達齊歸侵疆至十二年任之以墮三都之事及齊人行間桓子之志中移遂去魯適衛是孔子之用舍皆由桓子也金吉父論之頗詳特以齊歸女樂在圍成不克之後猶未能考正史文之失

周人禘嘗辨

祭法曰周人禘嘗而郊稷鄭氏謂禘嘗者祀昊天于圜丘而以嘗配之也王肅則云大祭于廟而以嘗為祖之所自出夫周人以后稷為太祖七廟至稷而止又推而

上之曰后稷生于姜嫄乃立姜嫄之廟曰先妣姜嫄帝
嚳之妃而特立廟是帝嚳無廟矣無廟則無主無主則
無以禘將禘于后稷之廟耶是以父而下食于子孫之
廟非禮也蘇子由詩傳致疑于此故非肅而取鄭然如
鄭之說則禘與郊相亂且商周未聞以嚳配天愚謂周
人之于嚳蓋以天事之也天無廟而南郊則設主配之
以稷嚳無廟而大祭則設主配之以稷是等嚳于天也
何不可哉趙伯循謂魯禘本無文王廟止有周公廟只

是臨時立文王主與尸而祭之周之禘饗當亦如是耳
至禘祫之分諸儒尤聚訟鄭氏謂禘三年祫五年禘大
于四時而小于祫此據緯書夫祭未有大于禘者矣禘
帝也三王始祖皆古帝之苗裔王者追祭始祖所自出
之帝故曰禘非審諦昭穆之謂也今世所尊信者謂禘
祭不兼羣廟之主以其疏遠不敢褻此趙伯循之說也
三年一祫五年一禘此張純答光武問之說也然稽之
經典實無明文惟曾子問云祫祭于祖為無主祫祭則
廟虛而

無主

而不及禘王肅謂禘祫皆殷祭舉祫則禘可知不言

禘不合食也公羊文二年傳云大事者何大祫也五年

而再殷祭蓋謂三年一祫五年再祫以象閏不言禘以

何年也康成臆揣為禘祫相因之論又妄引春秋魯禮

及緯書以文致其說其謬可勝辨哉及考禮記大傳則

禘祫本一祭而異名大傳曰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

其祖配之諸侯及其太祖

諸侯不敢禘但祫于太祖之廟

大夫士省于

其君干祫及其高祖

大夫士不敢祫必有勲勞見察于君乃得與祫四世及其高祖

致

堂胡氏謂王者祭其所出之帝為東向之尊餘主合食于前此之謂禘諸侯無所自出之帝則于太祖廟合羣廟之主而食此之謂祫天子禘諸侯祫大夫享上下之殺也禮所謂不王不禘者也

程子說禘祫與此同

魯侯國當祫而

以賜天子禮樂得行禘禮故春秋論語言禘不言祫也禘惟合祭其禮為重魯僭用之夫子故每每致譏非禘外又有祫也若王制所云春祫夏禘又云天子祫禘祫嘗祫烝又云諸侯禘一牯一犢一祫又云諸侯祫則不禘禘

則不當其言焚錯無統紀蓋王制乃漢儒雜采傳記為之非孔氏之舊也又考詩序雖禘太祖也而其詩曰假哉皇考曰既右烈考亦右文母長發大禘也而其詩曰相土烈烈曰武王載旆以及與祭之阿衡則禘祭為合饗羣主明矣知禘祭之合饗羣主則禘祫非二祭復何疑乎

朱子蓉曰禮經疑義一
旦劃然功在康成之上

愚菴小集卷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愚菴小集卷十三

吳江朱鶴齡撰

雜著一

讀周本紀

太史公記三代事多疎謬本紀尤甚其有可考者當據
尚書左傳國語正之又不妨取汲冢紀年帝王世紀及
秦漢以上之書參伍其說如幽亡平立本紀不載歲月

諸侯年表驪山之禍在庚午平王東遷洛邑在辛未世家却盡連書于一年以愚考之西周亡後不即東遷本紀云犬戎殺幽王驪山下虜褒姒盡取周賂而去諸侯乃即申侯共立故太子宜臼是為平王據此則平王先逃在申諸侯求而立之立後乃遷洛也又左傳云幽王用愆厥位攜王紆命諸侯替之而建王嗣用遷邠鄆攜王不言何人曰紆命必不當立而立者杜預以為幽王少子伯服非也幽王在位十一年三年嬖褒姒伯服之

生不過數齡且幽王以褒姒亡國褒姒既為犬戎虜去
必無復立其子之理考竹書紀年幽王見弑申侯魯侯
許男鄭子立太子宜臼于申虢公翰立王子余臣于攜
攜地未詳所在是謂攜王竹書之言雖非可深信而攜王則不

妄當是幽王既隕攜王僭位諸侯乃共舉兵黜之而迎
立太子宜臼其遷洛未定何時大抵自犬戎發難至平
王東遷必非止一二年事正月詩云赫赫宗周褒姒滅
之又云哀我人斯于何從祿瞻烏爰止于誰之屋乃西

周既亡王位未定時作也竹書又云攜王為晉文侯所殺觀文侯之命有用會紹乃辟多修扞于艱等語以此驗之正合其時衛武公鄭武公秦襄公同獎王室而平王于文侯獨加殊禮有鉅鬯弓矢之賜殆以殺攜王之故歟太史公紀幽平間事甚畧故為考之如此

讀貨殖傳

太史公貨殖傳將天時地理人事物情歷歷如指諸掌其文章瑰瑋奇變不必言以之殿全書之末必有深指

或謂子長身陷極刑家貧不能自贖故感憤而作此何其淺視子長也趙子常注云貨殖傳當與平準書參觀平準譏橫斂之臣貨殖譏牟利之主此論得之而有未盡愚以為此篇大指盡于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又次整齊之最下者與之爭夫天子之富藏于山海高祖初興開闢梁弛山澤之禁是以富商大賈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此非所謂因之與利道之者乎迨至武帝征伐四夷大興神仙土木之事國用耗竭其

勢不得不出于爭與貧民爭而千里負擔饋糧率十餘鍾致一石益漕餘粟關中太倉甘泉皆滿矣與富民爭而鬻爵輸粟入羊為郎之令下矣與諸王列侯爭而朝賀皮幣薦璧以耐金失侯者百餘人矣與商賈爭而鑄鐵煮鹽算輶告緡之法縱橫四出矣至于京師置平準受天下委輸太農諸官盡籠天下貨物貴即買之賤即賣之則天子自為商賈子長心傷之而不忍盡言故首舉計然之貴極徵賤賤極徵貴白圭之人棄我取人取

我與以深致其意若曰平準之法權衡物價輕重間者
乃陶朱白圭猗頓諸人治生家之所為也奈何以萬乘
之尊而出此乎中言五方都會百貨所出商賈輻湊苟
得其道以御之何至患貧且求富者人之同情也自廊
廟巖穴從軍任俠以至趙女鄭姬游閒公子諸技術之
人皆為財利天子之職當重本抑末使貧富不相耀以
和其心而乃籠貨利以導之爭則雜業何所不至乎末
又歷數程卓宛孔曹邴刁間之徒以及姦事辱處者皆

得比于素封以見天子與商賈爭利則人皆化為商賈所以深嘆漢業之衰而高祖之開闢梁弛山澤為不可復見也特子長以滑稽行文故子貢與陶朱白圭例稱而于程卓輩則云當世賢人所以富若曰今世所稱賢人特此曹子耳時桑弘羊以賈人子進天子方尊顯之譏切之意見于言外班孟堅不達乃非之曰傳貨殖則崇勢利而羞賤貧嗚呼以子長之材貫穿經傳上下數千載而乃津津艷慕市兒賈豎著之于書何以為子長

哉

讀漢書

古者史官世守其傳為專家之業至東漢猶然故漢書
叙傳首述班氏世系次述叔皮及已之文章以見源流
相續其體同于史記但史記曰作某紀作某傳而漢書
曰述言不敢自居于作云爾其高五王文三王景十三
王武五子宣元六王皆次其時代序列傳之中王楸謂
諸王合叙一處如陳書唐書之類不應混入各傳梁蕭

環傳云得古本漢書叙傳自列項籍傳前不知班書規模多依倣史記其混入各傳者正沿遷史楚元王諸世家體爾又云古本外戚傳在帝紀下不知叙四夷而後及外戚者斥之也漢燔于外戚故斥之次及元后著漢之所以亡也終于王莽而漢室之興亡具焉若以外戚次本紀後則全失作史微旨至于述韓彭英盧吳傳今本云信惟餓隸布實黥徒越亦狗盜芮尹江湖雲起龍驤化為侯王而古本云淮陰殺殺伏劍周章邦之傑兮

實惟彭英化為侯王雲起龍騰此是傳本各有異同非必古本是而今本非也琬傳云有北僧南度惟齋一萌蘆中有漢書叙傳三輔耆老相傳為漢書真本其書非篆非隸紙墨亦古琬得之甚秘以餉鄱陽王此恐出好事者之言未足為據

讀後漢書

范曄後漢書帝后紀十二卷列傳八十卷本刪取劉珍等東觀漢記及謝承薛瑩司馬彪劉義慶華嶠謝沉袁

山松七家後漢史而成志三十卷則司馬彪所譔梁郊
令劉昭注因范書闕志後人乃借以補之曄高自矜詡
謂過于班固至論後有贊尤自命傑作無一字虛設通
考陳氏直譏為贅洪容齋云人苦不自知班固豈可過
哉余謂范書非止不及固其于史家之法蓋有未備也
考馬遷史記帝紀之後即有十表八書表以紀治亂興
亡之大略書以紀制度沿革之大端班固改書為志而
年表視遷史加詳焉蓋表所由立昉于周之譜牒與紀

傳相為出入凡列侯將相三公九卿其功名表著者既系之以傳此外大臣無積勞亦無顯過傳之不可勝書也而姓名爵里存沒盛衰之跡要不容以遽泯則于表乎載之又功罪事實列傳中有未及悉備者亦于表乎載之年經月緯一覽瞭如作史體裁莫大于是而范書闕焉使後之學者無以考鏡二百年用入行政之節目良可歎也其失始于陳壽三國志而後來作者又援范書為例年表皆在所略不知作史無表則立傳不得不

多傳愈多文愈繁而事蹟或反遺漏而不舉歐陽公知之故其譔唐書也有宰相表有方鎮表有宗室世系表宰相世系表始復班馬之舊章云

讀唐書孝友傳

孝友傳始重於唐史兩漢以下無之漢重力田孝弟科如江革申屠蟠李曇姜肱之儔非不孝友足稱然史臣不以是立傳者其時民行近古不可勝紀也迨李唐之世文皇脅父起兵推刃同氣內行虧而人紀不立歐陽

公特傳孝友所以悲風尚之益偷而僅有者為足貴也
夫孝友之道經典言之詳矣從未有以剡心剡股為孝
者自陳藏器注本草謂人肉治羸疾于是民間始尚之
雖間以誠感而愈其親歐陽公亦有取焉然毀傷肢體
或徒以戕生而無益于親之疾固不若謹方藥虔禱祈
為可盡人子之心而無憾也昌黎鄩人對言剔股不當
旌門良為有見後世有司曾不講風化之原而崇臺綽
楔往往加之糜肉名孝者則胡不取正于昌黎乎

讀舊唐書

石晉宰相劉昫撰舊唐書二百卷

一云二百十四卷

因吳兢章

述令狐峘崔龜從等舊文而增緝之宋慶厯中宋景文
歐陽永叔重修削傳六十一增傳三百三十七續撰四
志四表事加于前文減于舊一時稱為良史劉書遂廢
格不行然議者謂新書用字奇澀頗為失體又刊削詔
令使有唐三百年王言墮蔑無考吳縝至作糾謬一書
以排斥之唐子西又極推舊史舉其決海救焚引鵠止

渴為名言余嘗繙閱其書事詳文覈誠不可廢所憾者
筆法冗長論贊尤令人厭觀若求閱博簡練有典有則
洵無踰于新史矣豈可以五代卑靡之格與之同論哉
削諸詔不錄蓋因駢偶非古且當時自有大唐詔令單
行劉器之乃謂事增文損正新書之失此不可曉也新
書疎漏雖或不免然舊書亦多有之段秀實定郭晞亂
卒事出柳子厚紀錄上之史館者而舊史失書李鄴侯
周旋肅代間甚多權略及相德宗安太子辨說尤偉舊

史全略之反云詭道求容不為時君所重太白譏子美
飯顙山頭詩此流俗妄傳也而遽以之入傳退之經師
人表文章百代鑽仰乃詆其恃才肆意有盭孔孟之旨
則此書得失大略可睹矣嘉靖間督學聞人詮以宋板
闕佚蒐刻吳中得紀志于文恪王公得列傳于光祿張
氏長洲賀氏遂成完帙然書中文義多齟齬難讀又太
平御覽所引唐書皆舊書也如王棲曜遊虎丘一箭貫
雲中雙雁梁肅諸文士作歌咏之李義山詩所以有將

軍一箭歌之句而本傳未之見然則今之所行亦非全書矣

讀五代史

吾嘗歷覽史書儒林文苑何代蔑有獨五代無聞豈五十餘年無一通經之彥著作之才可以卓然自鳴者耶及讀歐陽公史記乃歎其致此者有由也夫彛倫為經術之權輿教化乃文章之根柢五代自梁開德訖周顯德凡十三帝不得其死者七天下視改號建國如置奕

棋更成長而君臣之紀斁矣天位傳襲多屬義兒朱溫則剗割于其子楊彥珣之彎弓射母晉出帝之臣父敬儒恬然不以為怪而父子之恩微矣唐莊宗以嫡母為太妃生母為太后朱溫淫其子婦出帝納其叔母而夫婦嫡庶之倫俱紊矣天子居喪用樂寒食野祭而焚紙錢古禮廢矣買宴有錢合歡有杖牧守刺史多率家財得之至樞密頭子可以易置宰相而政刑紀綱皆不可問矣馮道事九君更四姓而時人共稱譽之其沒也歎

以為與孔子同壽人心死清議亡矣朝野上下無一非
椎埋駟僇貪冒無恥之徒相與覲顏視息生其時者即
奮然有志于先王之教六經百代之說其孰從而講明
之孰從而風厲之無怪乎五十餘年之久而文章行誼
之士邈然如祥麇威鳳不可復見于當時也吾觀古來
篡弑之惡莫甚于朱梁而中國之禍莫甚于石晉敬瑭
之臣事契丹自謂有父子之戚矣卒之妻子為虜求死
不得楊光遠杜重威張彥澤諸人引契丹而求為帝自

謂可攘石氏之位矣未幾而屠膾之慘身先受之蓋三
綱汨而五教墮其禍必至此極彼文章行誼之士彫零
磨滅又豈足道哉歐陽公深究治亂之源故其序五代
之事特起變例傳義兒戒亂本也傳伶官惜滅梁之功
而自棄也傳唐六臣原唐之所以降為五代也六臣與
義兒伶官相次著其類也五代之臣傳十一而雜傳十
九明無適而非臣也無適而非臣故終五代無人臣焉
而惟王彥章以死節書甚矣其筆削嚴而垂戒切也

讀吳越世家

民生五代時如麋鹿之命懸于庖厨得苟活旦夕為幸
惟吳越以善事中國粗號小康然武肅父子世嘗重斂
其民以事奢僭史稱其下至鷄魚卵殼必家至而日取
每行笞以責負則諸案吏各持其簿列于廷以次唱負
之多少為笞數多者笞至百餘少亦不下數十人不堪
其苦云或謂歐陽公與錢惟演不協故暴揚其先世之
惡容有過辭然史以傳信因私憾而溢惡以誣人祖先

此憮險小人之所為歐陽寧有是耶再考之他書錢俶
歸朝以其臣江漢臣上賦稅籍漢臣慮故籍之厲民無
已也沈諸河而自刎太宗欲誅之已而舍之凡隨錢氏
來者皆得官漢臣獨以廢斥死復命右補闕王永均吳
越田稅錢氏舊稅畝五斗永更定為一斗太宗不悅永
曰畝稅一斗天下之中正使新附之民頌朝廷寬大顧
不可耶遂從之厥後永曾孫珪相神宗封岐國公珪為
禮部侍郎而江氏子孫居衢睦間登顯仕者七十有八

人東里楊公以為其先陰德之報理有不誣嗚呼數百
年以來吳越之民更易姓者屢矣賦額之重比之錢氏
殆加甚焉而卒無江王二公者以少甦民困何天之重
困此一方耶

讀宋史曹彬傳

曹武惠廉慎仁慈為良將第一而謀勇不足當雍熙之
北伐也太宗戒以潘美之師先趨雲應大兵聲言取幽
薊持重緩行勿得貪利彼聞大兵至必悉眾救范陽不

暇援山後矣蓋山後諸州乃山前之屏蔽必定山後然後可合勢以取幽州武惠違詔取敗優將畧者固如是乎岐溝既敗潘美不得不拔衆退師美之失利武惠為之也維時宰相宋琪上言國家取燕從雄霸直入非我戰地當令大軍于易州循孤山涉涿水抵桑乾河出保安寨則東瞰燕城才及一舍此周德威取燕之路琪燕人也其言宜可信然德威取燕之易實因李嗣源先下山後八軍劉守光坐守孤城故能以偏師克之元人取

金亦道由雲中元人進金史表云勁卒擣居庸關北拊其背大軍出井陘口南扼其吭形勢可槩見矣山後未定而急圖幽州故有岐溝之衄其失豈在由雄霸進師乎至于宣和之時形勢又重在平州與雍熙異考燕雲等州石晉以賂契丹平州路則契丹取之劉守光者海上之盟但云燕雲兩路而不及平州不知平州之東為渝關

即今山海關

渝關以東乃金人來路不得平州為關隘

則蕃漢雜處雖全得燕雲不能守也況山後諸州金人

旋背初約乎宋之武功不競蓋不待宣和而已然矣于
童貫諸人何尤

讀文選諸賦

賦為六義之一然賦可以兼比興而比興不可兼賦故
雅頌諸詩凡春容大篇皆賦也荀蘭陵後遂多以賦名
篇而厥體莫盛于漢孔穎達云賦之為言鋪也直鋪陳
時之政教善惡而班孟堅亦云賦以抒下情而通諷諭
蓋古人文章未有無為而作者如孟堅兩都為西京父

老怨明帝不都長安故盛稱東都以風諭之也平子兩
京為明帝時王侯以下多踰侈故作此以諷諫也明帝
欲廢南都故特稱此都之盛亦以諷也長卿子虛上林
意欲明天子之義故假稱子虛烏有亡是三人以諷也
飛燕無子成帝往祠甘泉宮制度壯麗子雲故賦甘泉
又成帝獵南山農民不得收斂故賦羽獵長楊皆以諷
諫也若太冲之賦三都則于義何取乎太冲晉人也作
賦時魏鼎之遷久矣東京鋪揚德業以臣頌君溢美無

嫌太冲生為晉臣而右魏以貶吳蜀已乖古義况魏實
涼德豈炎漢之可方乎若曰晉統承魏右魏者為晉地
也斯其識比之習鑿齒漢晉春秋又不逮遠矣愚嘗考
其序譏上林之引盧橘甘泉之陳玉樹西都之出比目
西京之游海若方之玉卮無當知其作賦之意蓋主于
稽土風驗方志侈學士之閱覽成一家之著作而于孟
堅所云抒下情以通諷諭之指則未有當也後人以兩
京三都並稱特體制相沿耳豈可同日而論哉

讀文中子

王仲淹元經十五卷唐蕭穎士依春秋義類為之傳中
說十篇初不甚顯李翱司空圖皮日休始重之宋柳開
孫何振而張之程子稱其書勝于荀揚至有真以為聖
人可繼孔子者溫公謂其人誠好學篤行之儒惜自任
太重其子弟譽之太過朱子亦云仲淹之學近正稍有
可用之實至強引唐初名臣以為弟子乃其子福時所
為非仲淹雅意此可為定論矣今觀其書所稱門人李

德林李靖竇威房玄齡杜如晦王珪魏徵陳叔達薛收
之徒皆位至公輔及考王無功遊北山賦自注云吾兄
白牛溪之集門人常以百數董恒程元賈瓊薛收姚義
溫彥博杜淹等十餘人稱俊穎而不及房杜魏則三人
非及門可知矣鄭穀夫

解

論中說之妄謂李德林卒于

開皇十二年仲淹時年八九歲耳而云德林請見歸而
有憂色援琴鼓蕩之什門人皆沾襟闕子明

朗

魏太和

中見孝文帝至開皇間已百餘年矣而云問禮于子明

二者其妄顯然夫仲淹沒于大業十三年五月是歲唐高祖入闕房魏諸公或往來河汾相與講說亦未可知其子見諸公之盛也遂悉引為弟子以重其父豈知欲重之而反以誣之也哉余因是而歎古今之史多不足信名公鉅卿沒後必有碑銘誌傳往往據其子弟所撰行狀為之其狀必增美掩瑕繫師援友蓋有十百于福時所云者而又廣輦珍寶鬻文于有才無行者之手顛倒玄黃眩亂黑白後世是非曷從而取衷焉至于名行

卓越者又或不為立傳隋書儒林隱逸皆不及仲淹其
時撰隋史者陳叔達魏徵也陳魏而果門人耶不應過
抑其師之美即非門人也仲淹之嘉言懿行夫豈不知
且文帝時嘗詣闕獻十二策通鑑亦特書之此而不傳
誰當傳乎以後如唐書不傳衛遜薛景仙韋應物五代
史不傳韓通宋史不傳唐仲友王蘋丘岳謝翱以是數
名賢軼行其沉淪磨滅而不彰于史冊者蓋不可勝數
也然則仲淹之書非得其子弟之溢譽又豈能傳述至

今哉家傳之與國史並行不廢有以也夫

書太平御覽後

太平御覽一千卷宋太平興國中李昉等所編與冊府
元龜文苑英華號三大部太宗尤愛此書乙夜必讀竟
四卷洪容齋謂御覽引用書凡一千六百九十種今十
亡八九蓋其時書皆抄本經靖康兵火之後散佚不傳
幸御覽猶存四庫書籍得以考見其十之一二然近代
所梓行者多脫誤難句疑非當時全本也中引孟子云

人知糞其田而不知糞其心糞其心者學問是也引史記云衛皇后以更衣得幸頭解帝見其髮鬢悅之因立為后皆今本所無他如漢書注文選注水經注及藝文類聚白氏六帖所引論語孝經漢書史記國策世說諸書多有與今本互異者向嘗疑之後見王伯厚紀聞云漢七略所錄若齊論之問王知道孟子之外書四篇今皆亡傳莊子逸篇十有九淮南多襲其語唐司馬彪注猶存又見陸儼山外集云古有后蒼曲臺禮記數萬言

今不傳又有別本周禮鄭康成嘗引之以釋周禮孟子
亦有別本與今之刻本不同然後知古時經史皆有別
本自汴宋以後諸儒校定雕刻盛行而諸本始歸于一
矣御覽所引三墳書汲冢書子華子鬻子孔叢子師曠
禽經之類都係偽書朱元晦方希直皆已辨之然出自
漢魏人之手雖砒砑亦與璫璣等價若宋人所撰雲仙
散錄唐史拾遺東坡杜詩釋事等書則皆庸妄人假託
最為鄙陋後學不辨往往輕信類書中多引用之至近

時天祿閣外史本崑山人王某為之駕名黃憲眯目者
遂編入秦漢文選海虞人所刻女郎小青傳出文士一
時戲筆而流俗羣然據為故實至哀挽如林尤可笑也

書北盟會編後

北盟會編二百五十卷乃荆湖安撫參議徐夢莘編集
所載靖康俘虜炎興屈辱之狀令人痛心指髮宋史盡
諱之而不書賴此書猶存其實耳中引呂本中痛定錄
曰靖康二年正月十四日上在青城齋宮召何鼎孫觀

汪藻等賦詩遣興上命用時韻覲詩云噬臍有愧平燕
日嘗膽無忘在莒時藻詩云窮塞夢回驚日處都城思
切望雲時有以此達之金帥帥見在莒之句又斥為窮
塞因摘此為名邀留車駕自古文士以詩文得禍者往
往有之帝王則僅見欽宗此可發一浩歎也夢華所述
李綱宗澤韓世忠諸人事多與宋史不合今畧舉之中
興記中興遺史皆云宗澤以戰車追襲金人至南華遇
伏大敗車大而難運盡為金得澤微服夜遁僅免夫澤

以車戰致敗此與房琯陳濤斜何異雖勝負兵家之常
今以澤故而沒其事豈史法乎朱勝非著秀水閒居錄
詆李綱為蔡京子攸之黨淵聖受禪綱與吳敏以詭計
取執政臺諫亦劾綱道君內禪攸先引綱為援使冒定
策之功其言宜非可信者然綱所自撰靖康傳信錄云
吳敏罷相言者謂內禪事敏承蔡攸密指及除門下侍
郎亦攸矯制為之責授散官安置余竊歎曰事已不可
為矣因入表劄奏狀丐罷據此則綱之黨攸蓋已自吐

其實矣朱子謂李綱入來方成朝廷而其進身乃若此
史豈可曲為之護乎世忠戰功為中興第一建炎四年
正月車駕避寇幸溫州駐江心寺汪藻劾諸將疏曰世
忠逗遛秀州執縛縣宰放兵四掠陛下親灑宸翰召之
三四而不來元夕取民間子女張燈高會君父冒不測
之險而不恤也中興遺史曰世忠晚年好赴諸統制醺
莫不以妻女侍飲必酣醉而出呼延通每忿忿不平一
日飲統制郭宗儀家世忠小寢通捉其佩刀宗儀急止

之世忠覺而大驚急馳馬歸擒通至數其罪責令于淮陰崔德明軍自効世忠十月廿三日誕生諸軍皆來上壽通最後至世忠見即入內不出通怏怏而回德明數通擅自離軍決數十下通遂投淮陰運河而死人皆惜之史稱世忠持軍嚴整所過民皆荷鋤而觀據此云云特一麓暴武人耳本傳絕不之及豈以細故當在所畧歟抑皆不足信歟宋史成于托克托識者都譏其鹵莽前輩謂若欲重修必當參以東都事略北盟會編二書今

幸此書鈔本猶存而字句多脫謬學士家亦無校讐及之者甚矣史學之不講也

書王右丞集後

王右丞為子美前輩子美贈王中允詩何等推重且深為湔雪其陷賊之故而右丞集中從無一詩及之何也豈有之而集中偶佚耶何為西莊王給事柴門空閑鎖松筠說者以王給事即右丞未免有不足之意然此語亦惜之非譏之也右丞與鄭虔同污祿山偽命乃子美

詩皆無刺語可見古人用心忠厚非獨以全交情也今人於才名軋已者必欲發其癥垢掊擊不啻仇讎解之者則曰文士相傾自古而然嗚呼使誠為文士也豈有相傾者耶

書笠澤叢書後

陸魯望先生笠澤叢書通考晁氏云四卷蜀本樊開序不言卷數止云八十餘篇蓋僖宗乾符六年春先生卧病于笠澤之濱撰此書中分甲乙丙丁詩文混載無倫

次先生自言平日所作點竄塗抹歷年不能淨寫一本
或為好事取去此蓋其未定之書也宋政和元年季夏
毘陵朱袞重其志節刻之于吾邑嘉泰某年三山王公
益祥來令因前令趙君廣言此書多闕誤且示以蜀本
屬校刊之益祥乃以屬司教善著韓君是正千有餘字
益祥跋其末寶祐五年閏月里人葉茵始以此書合之
松陵集十卷凡四百八十一篇又別搜得一百七十一
篇總為二十卷刻置義莊以廣其傳而叢書原本學者

遂罕睹此本予鈔得於海虞錢氏益祥跋語在焉最為
完古惜字句不免漫漶耳其中有震澤別業自遣詩三
十首考先生本居邵城臨頓橋又居甫里為先生躬耕
處別業則在吾邑之震澤鎮自遣詩有云更感卞峰顏
色好曉雲纔散便當門又云一派溪隨箸下流春來無
處不汀洲而胡宿撰碑亦稱震澤幽居南直弁峰之色
西帶重湖之光弁峰即卞峰在吳興境與震澤接壤鎮
西桃源洞為宋楊侍郎紹雲之居其後即養鴨闌故址

相傳先生嘗戲內養彈鴨故東坡詩云却因養得能言
鴨驚破王孫金彈丸此事未定有無即果有之當亦在
居震澤時然則此書之應屬吾邑無疑矣先生沒年唐
史不載但云盧攜李蔚素與善及當國召拜拾遺詔方
下而卒考盧李相于乾符元二年間五年皆罷而叢書
自序乃云乾符六年春臥病笠澤是二人罷時先生尚
在也若曰六年冬攜嘗再相則與蔚無與宋人林希逸
固已疑之史又云光化中韋莊表贈右補闕考表贈在

光化三年十二月

表詞載密齋隨筆

與李賀溫廷筠等十五人

俱追賜進士及第贈補闕拾遺生者羅隱亦與焉未幾
李詢辟莊判官宣諭西川莊因往依王建而唐亡矣嗚
呼先生詩文瑰異本因清風高節以傳區區遺補一官
何足為先生重况盧攜之附田今攷韋莊之相王建其
人齷齪無足數先生顧樂蒙其齒錄也哉興言及此為
之三嘆

書渭南集後

班固良史也為竇憲作燕然山銘卒至下獄以死馬融
大儒也為梁冀作西第頌遂為正直所羞甚哉文章之
不可以媚人也以韓退之名德之重而碑銘之作諛墓
得金未免見薄于劉又况乎以文章媚權貴者歟陸務
觀詩才麗逸在楊廷秀萬里之上立朝建論亦譴亮有聲
史稱其晚年為韓侂冑撰南園閱古泉記時議或不平
之考亭嘗言其能太高跡太近恐為有力者牽挽今渭
南集中此記不載豈以物議故削而不存耶史又載侂

胄欲記南園以屬楊廷秀以披垣許之廷秀曰官可棄
記不可作侂胄恚改命他人殆即務觀也然記成而不
聞有披垣之擢何歟務觀為人非苟媚權貴者特筆墨
失于矜慎遂致牽挽之疑信乎文士當知自守而清議
之不可以不畏也

書朱子大全集後

王倫字正道文正公旦弟勗之裔南渡後家于吳遂為
吳人建炎元年以和議奉使至金及得命而返金使有

詔諭江南之名胡澹菴劾之醜詆為奸邪謂可與秦檜
同斬後世三尺童子皆戟手而詬厲之及觀朱子所撰
朱奉使弁行狀中并及倫事則倫固忠義人也考其始
末倫之使金本為奉迎梓宮及太后金人既如所請而
又歸河南陝西地倫亦可告無罪矣迨後烏珠與達蘭
富勒呼異議復渝盟執倫以去置之河間金之渝盟豈
倫所及料哉倫痛其言之不讐拒金偽命冠帶南向再
拜慟哭就縊而死其心良足悲矣朱子于倫方與朱弁

並稱而世顧與秦檜同詆此不可不白也朱子劾知台
州唐仲友極論其促稅擾民貪淫不法時相王淮怨之
致有道學之禁然考之他書仲友固名儒也所著有六
經解皇極經世圖譜博聞洽識見稱諸儒而其守台日
發粟賑饑抑姦拊弱創中津浮梁以利涉載在邑志其
治行如此乃有貪淫不法等狀何歟宋史不為仲友立
傳蓋以朱子之故宋潛溪特傳之以補史闕潛溪為仲
友邑人相去未及二百載其言當不誣而朱子劾仲友

之章凡五上閩本集中不載

浙本有之

學者誠不能無疑于

此也朱右又云永康陳亮與仲友不相能朱子提舉常平
行部過其家乘間為飛語中仲友通判高文虎復以舊怨
傾之朱子遂為所惑然則仲友之事朱子殆有不及深察
者歟噫賢人君子之是非天下後世所以取信也然有不
盡然者今人乃欲據史策以定古今人賢不肖不亦難乎

書陽明先生傳習錄後

陽明之學源於孟子即致良知亦大全吳季子之說非

初論也天泉橋四語惟為善去惡是格物與朱子解異
若無善無惡者心之體此即正心章傳文之肯後儒高
忠獻顧端文陳幾亭諸公皆力辨其非惟鄒忠介深信
之余嘗平心參勘知此言與朱子所云虛靈不昧者無
以異也人心惟虛故靈虛則安容着一物塵土固能眯
目即金玉屑亦豈不為目之障耶虞書頌堯德而曰光
被四表德之光正心之光也日月之有曜金石之能鳴
皆以中虛心若有一物焉光何從發昔儒嘗以雞子喻

天體矣今試取雞子驗之中有白有紅為受形之胚胎
其頂必有空虛少許此空虛者乃旋神孕氣之處形之
所從變化也心之空洞無物所以能樞機萬物亦猶是
也善與惡皆起滅於心而非心之所繫也或曰若如子
言則仁義禮智非心之所生者耶余曰仁義禮智固根
心生而心之空洞無物自若也朱子嘗言心如穀種矣
穀之為種則心也種之地而成禾則仁義禮智之性也
禾之中有稂焉粟之中有秕焉嘉穀不能免也然使未

時地之時而遽取而目之曰此為嘉穀此為糧與秬也
雖農師亦所不能則安得以善與惡為心之所有也惟
無善無惡而善惡俱根柢是君子是以有戒慎恐懼之
功焉涵之使不入於偏省之使不流於陂此之謂正其
心主於靜以養其中和操之動以觀其出入此之謂存
其心若龍谿以無善無惡為性則直祖告子之說與天
泉宗旨微有別矣高忠憲之駁陽明又以至善無惡者
為心夫至善無惡可以言性而不可以言心若驗之人

事性亦安得皆善孟子之說亦舉其大凡耳后夔之子
實為封豕叔向之子生而豺聲後世若齊文宣周天元
之流一日不屠膾人則慘然不樂也謂非得之性生者
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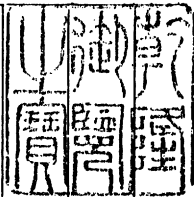
魏凝叔曰陽明之學與考亭誠有異同然皆原本于
尊德性道問學之旨後儒當從異處證其同處必指
擊陽明以伸考亭則過矣且考亭之教如日中
天何待詘陽明始伸之耶讀此作實獲我心

書夏瑗公幸存錄後

明室之禍起於流寇不知流寇之所以披猖莫制者皆

成于廟堂諸公但知爭門戶勝負而不知以盜賊為憂
生靈為急甚有以督撫為報怨修卻之資朝任夕改致
天子茫無足恃自古敗亡之烈其速如翻掌易如建瓴
未有甚於思陵之季者也江右王于一云朝廷嚴勒督
撫大臣討賊督撫多畏縮不能擊朝議又以朋黨私隙
謀報復陽為推轂實借寇兵中之督撫出如驅羊就虎
甚則借招撫陰與賊通諸將益驕蹇不用命賊日益張
卒以亡國余每讀于一斯言未嘗不歎歔悲歌繼之以

泣下也。瑗公先生此錄所考門戶本末最為詳慎，而以修怨陷督撫致債國，則未之及。竊欲補入此節，傳之信史，為千秋黨禍之戒云。



愚菴小集卷十三